

毛荣生散文

爱在心知



毛荣生散文

漓江出版社

•序•

荣生君的第一本散文集问世了。作为文友和编辑，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执笔作序，于我实在是勉为其难，一是从未为他人作过序，二是怯于学力。荣生君执意非我为不可，于是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认识荣生君是从他的文章开始的。他的成名作《长长的豆蔓》刊载于1982年7月28日的《文汇报》，编后记写道：“特别值得推荐的是《长长的豆蔓》，这是我们从读者来稿中挑选出来的。它取材新颖，文笔清新，通过两家豆蔓的攀藤，写出了一个善于接近群众的干部的生动形象，使人感到十分亲切……”这份剪报直至我作荣生君《爱在心知》集子

责任编辑时，才有幸看到。推算起来，作者写这篇作品时不过二十五岁，那时我刚考上大学，正做文学梦呢！如今读来，感到作品很抓人，感情的处理很有分寸，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和睦很令人神往。这篇作品被收选进《中国新文艺大系》（1982—1986年散文集），《广西日报》等报刊还作了评介。记得1988年我作为漓江出版社参展人员参加1988年北京第二届国际图书博览会时，专门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展台上找到《中国新文艺大系·散文集》，拜读荣生君的这篇作品。

荣生君的散文就这样走进我的世界，确切地说，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我的面前，真诚，平和。这以后，我给荣生君投稿，凡经他和他的同事们编发出来的文章，基本上不作大动。作为作者，我当然是很高兴的。问他为何如此？他总是淡淡一笑，说是尊重作者的劳动；尤其是散文，改动多了，会破坏原文的意趣和情调。寥寥数语，肯切，认真，笔者不禁陡生敬意。有时，荣生君也来我的编辑室坐坐。使我很高兴的是，他很乐意和我谈文学，尤其是谈散文。那种推心置腹，切磋琢磨，无话不说，无所不至的情景，是决无俗话说的“同行是冤家”以及那句著名的“文人相轻，自古亦然”的污染的。

人如此，文也如此，坦荡荡一个心灵世界，纯净，美丽。仔细拜读了荣生君的文稿，我无法也不可能用几句话来界定他的散文。用作者自己的话来

说：“比如儿时，与伙伴们捉迷藏，在黑色的巷道里寻找游动的人影，夜太迷蒙了，找着找着，不但失去了伙伴们的踪迹，恍忽间往往连自己也失去了，不知自己为何物，在何处，需要找人或是被人找……”（《后记》）

我想这是一个契机。世上没有什么比寻找与被寻找更为痛苦更为折磨人的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不知道荣生君是如何消解这种二律背反的。为了寻找而不顾一切地切入黑暗，然而一旦为夜幕笼罩，自我便朦胧不可辨认。在《爱在心知》的时空里，寻找永远是一个遥远的微笑，被寻找者在精神流放中无数次地体味那个灿烂的时刻，生命从此升华，寻找与被寻找最终合二为一。

那么，《爱在心知》寻找什么呢？

是爱情，亲情，友情；

是微笑，宽容，平和。

《爱在心知》有自己的独特的语言环境，它充满着温柔和灵性，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感染力。其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抒情方式，都以对自己的把握方式为前提，表现为对人生的达观的理解和顺应，时而又表现为交织着肯定与否定两种情绪的自我惶惑，时而表现出对人生理想的无限憧憬，却又不得不时常陷入苦闷与徬徨之中——这种精神困扰的根源便是那惊心动魄的四个字：审父意识。

想自己虽承继了这样一个姓氏，但这姓氏与我的因缘到底有几许……莫名的忧伤我就抹得掉么？我为何人？我来自哪里？哪一方土地曾滋润了我的先人……身为人父的那个已作古的尊长，有什么样的品性？有什么样的癖好？什么样的履迹？（《遐想》）

那一洼池塘的呻吟寒寒地揪心，独行少年人的身影映在远途的长径，一个个漫长的冬夜，野地里的一棵在风雨里摇曳不定的嫩桑树……在《我曾有一个父亲》、《向往北方》、《信寄一位长辈》等篇什中，我感受到作者凄凉的语境以及由此生发的心理上的逆父情结。“父亲”是作者生命线上的一维，虽然他早已属于业已过去的世界，但是他对后人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影响，他的形象、声音、人际关系以及他的情感寄托和行为方式，时时活在后人的记忆中，“高高大大的北方男子汉”，“那个老兵”，“他给我的那些不多的来信，重重复复地述说着一些朴素的道理：要做好人；要不怕吃苦；要正直；要奋力……”

悲剧性的遗憾在于父亲舍弃两岁的儿子及妻子，回到北方并再不复返。这个传奇性的故事永远留在后人心中。父亲的故事象神话一样具有后人觉得陌生的行为观念和价值世界。与之同在的是后人心中的“我们父子间那段从来就是若即若离的感

情”，以及对于这段不幸生活的认同：“我总是遗憾而略带伤感地想到：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父亲，那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呢！”

“哀莫大于心死。”庆幸的是作者并没有被自己最爱的人在心理上窒息。一方面是怀念，一方面是摆脱。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审视观照中，作者实现了人生的不幸和自我意识独立的互补，从而从单一的审父的层面上跃到了把握历史把握人生也把握自己的层次，最终归结为宽容的审视：

也许，我不仅要真切地写出我对一个普通父亲的感情，我还是要虚构一点的，也许，我的父亲在他生活的范围里，曾的确是那样的好人，那样优秀的战士呢！（《我曾有一个父亲》）

《爱在心知》浸淫着这种达观乐天，推己及人的中国文化的积淀。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荣生君的散文的道义价值也不能游乎其外，他的散文本身就是开明、通达的人生观、道德观的载体。有意味的是，他无论执美求善还是执善求美，都在执著地寻求二者的统一，尽管很艰难。他重体验，重感觉，避实就虚，行文注意在奇诡的异想与清丽的抒写中展现笔力，颜色温润，情性和柔，止怒，忌激，这就使荣生君的散文在展露爱心时充满温柔敦厚，有一种融洽含蓄的美，和谐

的美。正如作者所说：“……生活有时沉重，笔却不能沉重……”可以说，一心一意营构“感觉中的世界”，正是作者感悟到人生的痛苦时的一种别无选择的解脱，一种永远赋予生活以美丽期望的善心呈现。读他的作品，我常常会从美丽中感觉到痛苦，感受到沉重的压抑。读到《钟声响起》那一段作者下班赶路听到钟声时脑海忽然冒出的“归”字，作者的笔触几欲使我怆然涕下。归去，归去，长途跋涉的行者可曾意会那别样风光？庆幸的是作者点到为止，绝不汪洋恣肆，而是使之归于一个“恬淡”。荣生的这种处理，很得了中国传统诗教的启迪，同时又于沧桑中透出禅者的智慧。“变与不变本说不清，变为变，不变为变，想变为不变，不想变为必变。”（《我之城》）这使我想起了六祖慧能那首著名的偈子：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在心表现为对生命的直觉悟性，在外表现为推爱及世间众人万物，这在荣生君的散文中是并行不悖的心灵轨迹。凡忆旧，怀人，叙家常小事，状风景万千，情必已出，景必心中景，衬一层淡淡忧伤，

展一袭暖暖的爱意，我想，这就是荣生君散文的魅力所在。他写雪，涩的雪把缠绵温情细密的心割出许多粗糙的沟沟坎坎，富于通感的冰凉画面凝着浓浓的乡情。他写红背包，“不管是这个红背包还是生活中其他那些沉甸甸的东西”，“她”“总争着分担”，唤起“他”的遗憾，这是对成吉思汗一样冷峻刚猛的男子汉的渴想……等等。

荣生君的散文，抒写个人的痛苦和忧伤，心灵的坦露是率真而不矫情的；写社会生活，笔法是别致而恬然的。他的早期作品，对故里亲人及世态的抒写很下了一些功夫，内容相对较扎实，语言上的探索也颇为成功。近期作品，写感觉的“虚”化的东西较多，语言上的经营也显现出缜密和工丽，这或多或少对拓展视野激扬感情形成束缚。感觉固然可以激发悟性（荣生君是成功的），但是运用在写意还是写实方面却有文野之分，在前者它更多表现为轻而薄，在后者则表现为灵和动。散文的“谈话风”利于内涵的张扬，粗放激厉的泼笔是它的极致。诗可兴，也是可以怨的。《爱在心知》每每流露出对它的倾慕与渴想，却又自觉不自觉地陷于情感的倾斜之中而难于自拔，这或许是对审父意识进行整体观照时情感方式的偏激，也多多少少留下了遗憾。这些话，也是结合我的创作，愿以此与荣生君共勉。

话说回来，任何对文学的解读都是误解，对散

文也是如此。况且挂一漏万，言多必失，方家的教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子 璞

1990年12月15日凌晨3时

于竹雨居

目 录

序.....	子建(1)
遥 想.....	(1)
春雨夜里话闲适.....	(5)
暖 夏.....	(8)
秋风秋雨桂林夜.....	(12)
冬 月.....	(15)
长长的豆蔓.....	(19)
寻找伊春.....	(23)
午夜醒来.....	(26)
人 梦.....	(30)
涩 雪.....	(33)
留意生活.....	(37)
灰蓝色的墙.....	(41)
过去的女孩.....	(44)
与冬日的风同行.....	(49)
向前去，克里斯蒂娜.....	(53)
柔姿车，桂林重温的一个梦.....	(56)
春这样说.....	(59)
黄昏路	(63)

奶奶的生日	(67)
旧 话	(71)
偷 闲	(74)
风雅夫妻	(76)
春的情·人的歌	(81)
城市生活速写	(84)
红背包的回忆——致顺	(88)
雪 语——致顺	(92)
听 雷	(96)
听 歌	(100)
听 雨	(107)
读“赤脚游人”的字	(110)
看 荷	(114)
晚 境	(118)
我曾有一个父亲	(123)
向往北方	(128)
信寄一位长辈	(132)
怀念小名	(135)
夜 戏	(142)
爱在心知	(146)
细心郎君，打住你的脚步	(150)
永远需要寻找	(153)
五个人有五个世界	(155)
歌手，世间幸福的人	(158)
对 镜	(163)

乡里的春歌	(166)
涛鸣灵渠夜	(171)
巷 情	(176)
紫牵牛，紫牵牛	(179)
关于儿子的假想	(185)
那 时	(188)
初涉火花世界	(194)
题刘桂阳诗集序	(198)
钟声响起	(204)
友 人	(209)
我所了解的郁钧剑(之一)	(214)
我所了解的郁钧剑(之二)	(218)
我所了解的郁钧剑(之三)	(223)
别告诉我	(227)
只要心底有一片晴空	(233)
来一锅狗肉，去几分烦扰	(236)
到小酒店，吃家常菜	(239)
如歌逗趣，如酒撩人	(242)
到泗洲湾去	(245)
姑娘坟	(249)
此时“有声”胜“无声”	(253)
心 恋	(256)
我之城	(260)
后 记	(266)

遥 想

早就不该作这种苦苦的遐想了，心之河却经不起如云似雾的波浪冲涌。夜静的时候想过，日落的时候想过；凄楚如寒春的不息雨滴时想过，沉郁如晚秋的呜咽风鸣时想过；孤寂时想觉得愉悦，快活时想又顿生落寞萧索之情。想到深处，没有个了结，更是想呆了，痴痴如一片枝头的黄叶，似飘似坠，不知树上地上，哪为依托之处，哪为落身之点。

真是苦，真是苦，却不愿有终结。

想那时候小小年纪怎就有那么多愁绪，看路的眼睛朦朦胧胧，寻不到通向远途的长径？人觉得晴，我悟出阴，又有谁援手相告，示我几缕真真明媚的光照？想初冬的夜里，小屋后那一洼池塘，为何总是透出古怪的呻吟，寒寒地揪我的心？是叹无滋润的季节难耐干涸？还是在向早到的迟暮祈一份爱心？小屋真冷，没有人来，一个一个冬夜绵延着等不到的温情。那时真想寻个答案呢，夜，能不能亮一些？

冬，能不能暖一些；命运的灯光能不能别把独行少年的身影扯得那么长——长长的身影使他心里的世界无助得好苦哩。

想有许多那样的黄昏，有风，有雨，滴滴嗒嗒响不完的是祈告的心音。戴着一顶大笠帽，越过一根根冰凉的铁轨，从竹林深处的小径，到母亲家里去度假日。彳亍行着，路步步短了，距离却仍有那么长，消逝不完心底的那些尺寸。淡淡地觉得涩，热望仍是满怀，盼着那一个温暖所在。越觉快乐就越掩饰不住孤寂的涟漪，越觉凄冷就越品出祈祷时的那份暖意。这心境不属于十二岁的年龄吧，但那时那刻何以就成熟了一个说不清的憾意，妈咪？

想清清野地上那一枝嫩桑树，那样小，却又那样弯，风里雨里摇曳不完的是惊惶的颤栗。一如桑枝的不正是我的一份写照？那时候枝也蓬勃，叶也青绿，向上弥漫的也有浓浓的生气。忽一日枝头有了些裂痕，渐变的裂痕那时却不觉得苦呢。但总该有人来打理吧，给一些暖，去一些寒，那时候打理还来得及。但一季一季雷雨过去了，接着又捱过了一轮又一轮抗不住奇寒的冬，没有人将和煦的风引给我，告我一条逢春的小路。就这样走下去，那时的我化为一个这样的我，虽有快活，终觉怅恨，想不清为何总是只有双双同情的眸子望我，而没有伸出肘臂向那鞭来之处，挡一挡——那时，想不清的是那时。

想自己虽承继了这样一个姓氏，但这姓氏与我的因缘到底有几许？老祖母当然是用她厚厚的爱意将我与这姓氏紧紧地系在一起，我承恩，我任何时候都不会拂逆了她心底的那层意愿。但莫名的忧伤我就抹得掉么？我为何人？我来自哪里？哪一方土地曾滋润了我的先人？我有不有能找到自己位置的家谱？我所降生的那一支藤蔓，有一段段什么样的历史，是孤寒的？或许也曾显露过自己的声威？身为人父的那个已作古的尊长，有什么样的品性？什么样的癖好？什么样的履迹？

谁来告我？不知不知，无根可寻，惶然如丢失了自己。便在每年清明，心上插一炷香，祭远天，祭远地，祭我不能示出名姓、察其踪迹的那群游移的先人，恕我不孝，没能在你们的坟头添一炷香火，但这不孝的声名能施加给我么？究其原由，谁来承负？夜夜都静，想那时候如知道这首歌，定会泪流如注，“窗外的夜光和着雨水飘过窗旁，在那孤灯下隐约留着我的联想，只为那转不停的无尽的路，显露你苍苍的目光。啊，爹哋。/为何我总是无法亲口说声晚安，迟归的父亲如何看到临睡的小孩，究竟是谁又造成这一错再错，是否我没有机会说？啊，爹哋”。

说自己敏感得脆弱，缠绵得可怜，这是真话。因为有那么多的遥想与血行的经脉同在。想少年时那份没有结果的爱恋，怎样遗下一个残缺的故事，



让自己虚构得它完满；想那些永远无法解释得清楚的误会，而今只能无奈地摇一摇头；想世间如何有那一个个空空的许诺，并不曾兑现，却无歉意，脸上照样笑出几缕真诚，使你看了发蒙，不知自己该给予怎样的回报？想那么多于我有恩德的人，我都不曾报答他们；那些施我以怨的人，我又能否以怨施他？万一生命的轮回戛然而止，岂不落下无休止的慨叹？

.....

想不下去了，却没有办法止住，就这样困顿，悬挂在遐想的那个幽幽的空间。遐想是一株苦楝树，结不下甜果儿，遐想是一张蛛网，挣不脱满身的缠绵；遐想是一场经历过而又不实际的梦境，使你心悸，却又有一层古怪的意趣；遐想是一幕不可不看的春景，而拾起来的，又往往是刺手的荆棘。

太多的忧郁了，真是太多太多。加上怅惘绵绵，憾叹绵绵，这样的夜里怎么能够入睡？心燥热，心又凄冷，冷冷热热的这就叫做命运啊。想不通的，就不知道，不知道的，就不清楚，不清楚的，就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就又得去想。循环往复好一种回味得痴的人生！还是打住吧，打住吧，打住吧，不打住又能奈何？苦人，你熄掉灯，丢掉心，纯净的四壁实实在在属于你。

爱在心知

春雨夜里话闲适

春夜里的雨声，是极使人爱恋的。雨轻轻地落下来，一切都静了过去，世间万物仿佛都在这细雨的筛子里过滤着，淘去那些混混沌沌的杂质，只遗下清纯的东西在那里凝聚。人的心更是如此，这时飘飘摇摇的，全然不沉重，随着淅淅沥沥的小曲式的宽松韵律，上下起落着，不思什么，亦不想什么，心里头忽然就觉得有了个真空地带，清清静静的舒服。雨极有耐心地滴着，一夜皆是那一味的节奏和音韵，但却使人品尝到了繁复人生难以寻获到的一种情调，这情调便是闲适。

闲适应该说是人不可缺少的一种心境，但人又十分难得这样一种心境，从来如此。尤其是今天，人生活在拥挤繁复的世界里，时时都处于各种显见或隐性的矛盾漩流中，人们都自然或不自然地朝你展露着完全不雷同的面孔，很多事情你都得经历，别无选择，无法回避。情绪经常处于跌宕起伏的落